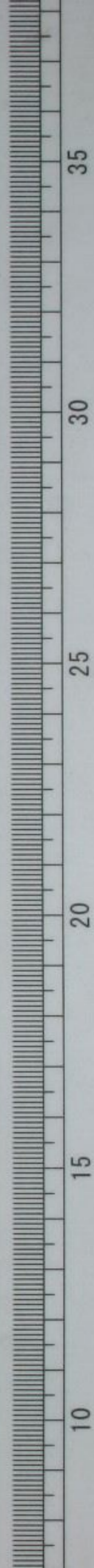




懲悖錄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3
3



文庫 11
D 253
3

懲慙錄卷之三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而
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夷之子有文才亦率
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其
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爲慶尚右兵使死於晉州其
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再佑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陝
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
柳宗介草溪人李太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佑越之



柳宗介

懲慙錄卷之三

010190561025

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宜靈界人以爲再佑之功汚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事聞擢爲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朝廷嘉其志贈禮曹參議士珍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稱爲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道者僧人靈奎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衛趙雄清州人

李逢昊奎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爲賊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在京圻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厚人崔屹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金塚前正即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男士人王玉季男寂驍勇其餘各聚鄉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以義爲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闕而已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阜上呼諸

僧讀之流涕遂起僧軍西赴勤王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平壤城東與順安軍作爲形勢又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赴行在朝廷陞秩爲湖城都正使屯順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文孚訓戎僉使高敬民功最多云

以李鎰爲巡邊使召李贄還行在鎰初守江灘平壤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海州至江原道伊川從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平壤久不出而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坪在平壤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有斬獲而

李贄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贄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贄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相激之端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鎮定調輯既而朝議皆言鎰勝贄又聞天兵將出恐贄不勝任遂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贄還行在

獲賊謀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鞠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今將置傳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通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其

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督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具惟忠王必迥等渡江兵數四方餘先是沉惟敬既去倭果歛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鳴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惧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余

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入乃傾然丈夫也設
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
提督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且曰倭但恃鳥銃耳我
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扇
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于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
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
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夜半忽有唐人
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
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沉

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
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大平花時
祭已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
出迎沉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
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
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報至提
督彎弓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
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豎紅
白旗拒戰天兵以太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
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

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銳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容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日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蹶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

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閱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足爾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閔白姪或言塔也牟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蘓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洵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

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金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送

逆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贄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

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曾徃來順安與李贄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贄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贄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李提督追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糧勿致踈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篋槍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

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念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間舍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

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遷上山陣幾方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又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又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

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示
敗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
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
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賞等至帳下提
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
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
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
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
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方衆寡不敵未又
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

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
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
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賞叱退聲也俱
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凡々無高草
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
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窺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
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
查大受遊擊毋承宜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

遣人請更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芟草於江華又舩運忠清全羅道稅糧稍々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爲辭請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監司李廷馨跪庭下大色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推謝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愍然更怒諸將曰汝等昔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滅賊不還惟當以馬革裹尸耳

諸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礼謙繼而糧舩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召余慰之且論軍事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且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贍在坡州高彦伯李時言等在嶺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

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等

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洵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散掛林木以泄其憤既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敗官柵率軍至臨津從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據即令權慄與巡邊使李蒼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下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爲遊兵

遶躡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光正李山輝等從右路
伏於敬昌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多出則避
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城樵採馬
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贇忠清
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忠清道巡
察使許頊在陽城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衝之勢移
文京畿忠清慶尚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從左右邀截
賊路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斬賊首皆
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參軍呂應鍾見之喜
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毬矣一日賊從東門大

出搜山自揚州積城至太灘無所得查大受恐賊來
襲報余曰有休探人來言賊欲得查總兵柳休察云
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休探人所言恐無此理賊
方疑大軍住近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則民心必
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有賊吾與
休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數十餘人
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息至聞賊入城乃罷
其後賊探知權慄在坡州欲報怨率大軍從西路而
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住兵不進自午至未不攻還
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慄所據險絕故耳余移

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太兵當進住東坡
坡別蹶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
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
龍津而走回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擊
節稱奇策發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
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
羸疲寬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刃只得二三千
可破李提督北將也是役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
許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

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
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
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
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
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太兵將再至
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
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
即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官悌爲監賑
官取松葉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分投水以飲
之人多穀少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

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藉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全羅尤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爲体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沉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

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英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或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千鎰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却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庶幾了事以其書示查太受查即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遂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槩責還王子陪臣還軍金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提督遂還開城余呈文提督

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弘謨往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陣中遇於坡州弘謨使余等入參旗牌余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爲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弘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于提督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皇命雖獫狁見輒拜之何爲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急報於余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往開城詣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

小爾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出門覘視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前行禮仍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令不關吾事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爲呈文略辨事情來脫侍郎有問吾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余二人拜辭而退依所言呈文自此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往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查

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
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体察使安在余應之
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馬
曰走走余不知何意只回馬向開城而走其人從馬
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獨得軍官金霽從事辛慶
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城隅又有一騎自城
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去
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翌日回李德馨通示始知之提
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体察不欲講和悉
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官提督遽發怒欲拿余

捆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臂或坐或起
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
船往來無阻提督即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痛
打數百氣絕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体察使來到
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
心故總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爲余危之
後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至
東坡招余及金元帥李觀察廷馨同坐因從容言賊
請出王子倍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給賊
出城然後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肯否也

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
爾國主何以弃城迎避耶余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
道是時戚金但數々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
等遂回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于查總
兵幕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
問候提督不見謂譯者曰体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
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
宅後称南
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余隨入城見城中遺
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

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々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
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礼門以東循南山下一
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宇在
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
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
見伺候諸臣號慟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
且言賊兵綏退去此應不遠願發軍急追提督曰吾
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余曰如老
爺欲追賊早職當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
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蘋

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船毋失俱會漢江是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督船已辨食頃官將李如栢率方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栢忽稱足疾乃日當還城中疾可進乘輜而回已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蓋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給應而已二十三日余遂病臥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之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

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繼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洲八莒南將具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處列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沉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閔白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遣沉惟敬歸報

而一而進圍晉州。邑言報前年賊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礼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鷄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徃於辛州之捷，欲渡歧江前進，郭再佑高彦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

人依違而已。李贍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留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命元李贍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礼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持差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總二月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

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
川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
烏銃如雨城中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
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
礼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
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棄氣而外援不至適
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投石極力禦
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
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轟石樓與崔
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自倭

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千鎰死義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賊代
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繼聞晉陷自八莒馳至陝川吳
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金
山邑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
是沉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閔白降表而歸天朝疑
降表非出於閔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總至而晉
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
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繼吳惟忠王必廸等萬餘兵

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京還都城留十餘日逡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畧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畧顧煊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畧曰倭奴無端侵僉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僉土地人民十八九屬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

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與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僉解焚息兵所以爲僉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特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僉國而僉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昔勾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羌之肉乎而姑忍耻會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况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勾踐君臣之謀也此

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
雄也爾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
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
思卧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
日也其言縷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
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
不可惟當詳具近自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
乃允於是陳奏使許瑒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
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
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

乙未日
本文祿
四年

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為誓請遵約
束遂令沉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管宣諭又差李宗
誠楊方亨為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宗
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
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
數陣及巨濟場門蘓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日恐如
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
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
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沉惟敬言意倭無異
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

然以身當之九月宗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
又言將往復聞白定棄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
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沉惟敬留二使又獨
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
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
去既去久無回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
功襲爵統緒子弟性頗恇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實
無受封意將誘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
夜半以微服出宮盡棄僕從輜重卯節而逃翌朝倭
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

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由
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沉
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
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沉惟敬又要我使同行
遣其姪沉懋時催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
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
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沉
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慎隨行

天使楊方亨沉惟敬回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
聞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

按日本
慶長元
年閏七
月十一日
地震

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舟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
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
甲是謾我也黃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沉惟敬
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
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
蓋閔曾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沉
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弥縫苟且成夏而不以
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
其夏於是石星沉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

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
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
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歧各有所主薦
舜臣初爲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
相李元翼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
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
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愆勲方清正欲
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
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当渡海朝鮮善
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慎毋失也應瑞上其夏

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踊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佯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慶尚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夏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嶋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

判中樞府夏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繼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



德興錄卷三

卅五

城衆議欲守三山城楊元以為本城可守增埤浚濠
內又設羊馬牆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德興錄卷之三

